

攻

媿

集

攻媿集

攻媿集卷八十五

宋

樓

鑰

撰

事略

高祖先生事略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爲縣錄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爲鄉人所尊慶歷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爲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

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爲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衆豐尚書稷舒中丞賈俞待制充袁知府轂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既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爲墓銘豐公書丹袁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預後爲浙東提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

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光孫弁昇五世孫鐸鉉鑄六世孫汶皆踵世科昇受知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典鄉郡居畫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擾昇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獨全以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亡妣姓汪氏諱慧通字正柔明之鄞人曾祖元吉不仕
祖洙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任
爲太府少卿直顯謨閣累贈少師妣恭人王氏累贈越
國夫人明今爲慶元府亡妣生于大觀四年歲在庚寅
五月八日少師長女也先君諱璩曾以軍器監丞兼權
尚書工部郎官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
夫先君之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夫父諱
昇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兩家少師實爲
中表金紫無恙時始命締婚年十九而歸于我紹興十

六年封孺人二十三年封安人二十八年封宜人乾道
三年封恭人淳熙九年十二月先君捐館十二年鑰該
郊祀恩封太令人十三年高宗慶霽封太碩人紹熙五
年壽聖皇太后慶壽恩封太淑人慶元五年光宗聖體
清安天子行慶于下封信安郡太夫人六年明堂恩進
封大寧郡嘉泰三年郊禮進封安康郡不及拜四年正
月癸酉以疾薨于晝錦坊之第室享年九十有五子九
人錫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錫承議郎權發遣嚴州
軍州事鑰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館登仕郎鏘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錙文林郎
 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太平惠民局兼戶部大軍倉鋁
 鏌迪功郎溫州司理參軍銜女二人蚤天孫三十一人
 風澡迪功郎新泰州海陵縣尉激滌潭從政郎紹興府
 上虞縣丞濛瀟從政郎紹興府嵯縣丞湖涑涔滢涇涇
 渠凍治承務郎況濂澗滅詩潯潯潯潯潯潯潯潯潯
 孫女十二人案此下長適次適云云百餘字間空弗連屬今槩節去曾孫男十六
 人棟機杓登仕郎械枝樾標格枚札桔櫚欒机柯檉曾
 孫女十人第二人許適戴闔之第四人許適陳筐餘在

室二兄及館鏘淑濛棟第二第六第八孫女皆先卒先
 君葬于奉化縣金鍾之原將以十二月丙申奉亡妣之
 喪合焉亡妣幼而敏悟五歲從外祖教授雄州歷歷能
 道河朔所見及邊上風物騎射之詳日在親側凡箋書
 往來皆能記其人之名字親庭或有遺忘問之如響將
 嫁外祖曰吾之紺珠往矣數歲已能作家書越國賢明
 口授詩語教以裁剪紉縫纂組之類不待習而工平正
 端整皆可為法外祖為王府贊讀敵犯京師事定攜家
 南京以歸亡妣及笄歛具遭亂散失餘又壞于漏舟不

以爲懟也先君自少清介亡妣實爲合德事李氏姑及伯父伯母如公姑之禮曉練世故謙抑遜順被服寒素內外交稱之先祖有幼女亡妣愛育如妹隨事教飭箱篋直與共之爲擇良配遂歸王公正己仕至太府卿與之偕老王公之父提舉時方宰長興而外祖知湖州挈往郡治相與爲結縭之助罄所有以送之王氏初得賢婦致謝再三是時亡妣年纔二十有七祇此一節過人遠矣自爾同先君宦游內助廉平言不出閫或有觸怒必勸使從寬有所饋予必贊令從厚故廬旣碎于兵火

先君仕不加進生計日削多寓外家亡妣因得晝晨昏定省之敬二舅出仕參理家務上下歡服旣遂終養執喪盡禮自以不逮事舅姑歲時祭祀蠲潔誠至必躬必親晚雖分命子婦猶臨視之先君乳母劉氏本中原人忠愛子孫亡妣待之甚厚卒老于家又以亡姑三人無後春秋皆預饗焉節序薦新未始少廢竣事飲福必欲家人俱集齟齬不遺暮年髮不勝冠或勸裹以烏紗則曰非所以爲禮也謹守家法至于終身澹于榮利素不蓄財有則緣手而盡不喜爲時世妝泚靚雅正無珠璣

之侈飲食有節靡務精鑿每言避寇時僅以澗水進脫粟飯有饋以豆豉者其甘如飴今日所享不翅足矣篤于教子至質貸以供束脩諸子粗有成立或問何以爲訓曰平生不曾對兒輩出一不義語故薰染至此耳一視九子無嫡庶之間方授室時視家之有無以爲豐殺平心處之曰無間言其遣嫁以孫亦然女孫有嫁及遠適者多誦北方安夫人之詩有曰女長終爲婦親邊不是一家睦嫻存古訓勤苦是生涯之句以勉之先君有再從弟妹幼孤無依取而育之亡妣爲畢其婚嫁其他解

衣爲助者不能悉書也喜周人之急家藏奪命丹秘方歲營珍劑以爲施治疾起死甚多先君在烏鎮時友婿陳公膏已自御史貳外府亡妣每聞有除目則爲女弟贊喜道賀惟恐後無分毫羨慕及欲然之意少卿忽下世輕舟入都以慰之其達識類此嘗在親戚家聞從子過省之報喜不自勝坐中以爲夫人之子也問得其詳喟曰心地乃爾耶先君壽終固已難堪未半載而嚴州兄又以毀卒亡妣年已高皆憂其不能處而曠度了達晝夜之哭哀至若不可解哭已則胸次豁然起居不改

其度人尤以爲難鑰守永嘉迎侍爲八十之慶暇時領婦孫周行郡圃不假扶掖擷黃甘以分啗略無衰相鑰亦仰體慈訓不敢以嚴苛臨民在後省嘗以封駁久不決跪以告曰朝夕且得嚴譴恐一有斥逐徒驚尊抱莫若先歸故里脫不可逃寧身當之亡妣曰我亦念歸久矣盡室爲之東下嗣歲復來時仕者問自引去同列或謂鑰曰子有親老可明告于朝使子弟奉以歸非他人比也鑰亦以告亡妣曰吾兩陷圍城中還鄉又脫寇厄以是知死生真有定分在此則猶知事宜外方傳聞多

過徒亂人意鑰竦而承命不敢復請聞者無不歎服鑰自吏部尙書謀補外亡妣聞之曰可去卽去母以祿位爲累也旣歸見親黨道舊故甚自適也越國生二女一子仲舅尚書諱大猷引經告老而陳氏從母之子諱居仁爲中書舍人終華文閣直學士里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從母及舅母亦皆封贈至夫人外門切鄰亡妣年九十尚書公亦八十里之族姻孟春爲慶旣報之又合樓氏年過七十者男女二十餘人別爲一席以侈其盛仲春爲尙書慶酬酢稠疊迭爲重客季春又夫人生

朝也簫鼓之聲幾無虛日未幾聖朝推老老之恩亡妣授郡封尚書公進直學士郡太守致上命羊酒粟帛之賜焜燿兩家先君在時固已羸八十口逮今二十許年未問納婦及婿惟孫曾子女增四十有五人童卯滿前愛撫惟均歡笑雜沓不以爲厭問安直領之而已晚歲備福誠世所鮮儷也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閱大藏經取龍龕手鑑以正奇字越國嘗再誦及半又與二舅補之近年猶作梵唄時舉因果以示人晨餐以前無非佛事寒暑如一晝靜多觀大字未見之書不問多寡必自首

至尾而後已書傳過目如素所習諸史舉大端興亡之際賢否之著者類能道之稗官小說所見尤衆性復善記非出彊勉二族交婚如朱陳然親連至多姓第之外姻婭宗派如燭照數計後生取質焉及見宣和盛時暨靖康間事言之皆有端緒如痛定泣血等書間能指其不然者後得夢華錄覽之曰是吾見聞之舊且謂今之茶褐墨綠等服皆出塞外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深歎習俗之變也太師史文惠公丞相魏文節公見必加敬數年間遇舉壽則大資趙公郡侯洎倅貳而下俱集

或歎曰人間縱有此壽若斑衣珠履之盛則未之見也
旣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鑰輩抱持稍遠則子若孫親
扶板輿每顧笑以爲樂客或求升堂苟非有疾未嘗不
見問勞周悉旁及其近親之安否談舊事不少差咸仰
神明之未衰也燈前則與諸婦爲依經馬之劇或至夜
分不倦去年方覺頓弱雖齒豁體羸已久而耳聰目明
如舊鑰比蒙恩與郡以九十者家不從政力辭亡妣以
爲然疾旣革元日猶自力危坐以待賀者鑰痛念巖州
兄祿不及後郊恩以奏從子藻歲首受命亡妣猶能以

手加額六日忽命浴且理髮自此叩之則應不復出語
面西側臥時若微哂三日不動以至屬續殆善業之報
也仁慈薰然待妾媵有恩人人懷感不待鞭扑而自馴
服去者必使得所歸閭巷匹婦有來者一以恩意接之
故弔者無不盡哀聞者無不傷歎已而大資率鄉之士
夫近百人制帥尚書黃公郡縣官及鄉校正錄而下各
來致祭多有哀辭以形容盛美與哀榮終始之備且言
上壽全福無可憾者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窮極況自父
兄凋喪以來母子相倚爲命年彌高懼彌甚不敢一日

輕去膝下而天禍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逆以至于此
尚何以生爲哉方忍死以襄大事追惟吾母淑質懿範
著聞遠邇若其容德廣大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清
粹出盡人情而動依大義非惟閨闈之賢婦所不能及
有烈丈夫名薦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鑰自省事以來
親見實行聞格言舊矣是敢泣血具載以少伸哀痛孺
慕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伏苦塊肝膽潰裂魂魄
紛亂不能盡究始末以發潛德窀穸有時未敢求銘于
當世大賢輒援曾文昭公亡妣之稱效后山陳公先夫

人行狀之體敬刊之石以對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
毋忘哀哉餘生無母可事長號擗踊冀相尋于九原之
下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樓鑰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曾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翁氏贈
永嘉郡夫人

祖昇故任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妣馮氏
贈秦國夫人馮氏贈魏國夫人

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母汪氏封恭人

先兄諱錫字予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居于鄞
蓋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四明之樓實出于東陽不知
所遷其可尋者自兄以上才八世先生以古學教授鄉
校凡三十二年擢第起家金紫少師皆以伯仲踵世科
後來者又繼之衣冠彬彬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
部郎有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國史公爲墓銘生九子
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絕人自幼從學迥出流輩
年十三游郡庠三山陳公元裕典教事鑒裁甚精兄一
試占高等祖居遭建炎之燬依外家以居先公攝事年

江毋氏攜伯氏繼往兄已能理門內如老成人自爾舉
業之餘幹蠱尤篤樓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事叢他人
智力所不給兄爲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
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盡無劇易必舉故雖未冠而中
外親識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于世矣先公久欲問舍
而無其貲兄承親意竭力圖之銖積寸累以立堂宇先
公懷太守章歸寓奉川允慨然曰親年益高茲可緩耶
入城謀度日以就緒落成奉二親定居而後侍行蓋一
力任事米鹽靡密有無相通以全其家者幾二紀隆興

二年以先公遇郊祀大禮奏補將仕郎乾道改元中銓授右迪功郎秀州司戶參軍先公赴處州兄率諸弟分掌家務雞初鳴侍左右至受謁聽訟則俟于屏內公退候伺顏色承命惟謹書尺之繁委行李之往來一不以累先公之心故先公專意郡政無有內顧旣赴戶掾太守徐公戴曾公逢一見如故交事多資決糾曹惜甚守方委兄協濟俄有旨使錄事專典獄漕使呂公正已行郡部民有訴獄冤者以詰糾曹喑不能答兄前曰茲事甚明是時新制未行錫預聞之因引姓名歲月與事之

始末辯數明暢四座屬耳呂公歎曰作吏不當爾耶顧吏一依兄所言糾曹得解而訴者伏辜會鎮江有軍校訴于朝且自言久掌軍用列校貸錢以萬計知其欲訴將殺以滅口脫身而來後必有追者出此門則不得生矣丞相虞公駭其言具奏于上先令郡置獄盡繫所訴者欲遣理官以往今丞相梁公力參大政慮搖軍心請敕漕臣擇州縣清強官許以埋寺推獄行時胡公昉新爲東漕與呂公合詞薦兄呂言秀州事胡曰自淮南易節以來密訪人物至秀稱樓君者如出一口徑取旨以

檄兄二公使來見面趣之行兄曰事關軍旅君相所屬意錫試吏未半歲豈應預此二公不許曰隆暑不可久繫獄吏已候于郊外數日以待子之來也請械軍校以自隨途中時與之語鉤得其情比至桁楊滿庭所繫有官橫行者兄以所訴貸錢之目詰之皆曰誠有此而悉已償矣各以左券來有須會問于軍者頌繫一二餘即日縱遣復引訴者謂之曰爾之妄明甚察爾之情欲逃死耳上罔朝廷下駭軍伍死有餘責卽吐實尙全爾生其人頓首感服一箠不用僅三日而竣事大理吏跽請

曰事體甚重今遽已後必有悔兄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汝第爲我行文書他日有責我當任之旣出尙書蔡公洸爲守握兄臂曰何其神也始得制書府庭爲之震動非君來某亦無所逃責然尙疑兄年少氣銳或有疎略因爲備言之喏曰弗可及已歸塗比文案該敘詳密老獄吏所不能爲二漕聞兄及門大驚旣見道所以喜甚曰吾二人舉士不謬矣亟呼吏草奏兄曰已具于此讀之又大喜過望涉筆書名卽攜兄詣丞相府先入白相唯唯問安在白賓阨徑以便服謁見色尙不

怡曰折獄誠敏然訴者肯默乎亦得所謂伏辯者乎二
漕相目兄曰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語代書辭容有
誣服今其親筆也袖出囚辭數百言視首辭筆跡不少
異又無一字措改注乙者相始大稱賞且曰使者誠知
人翌日與梁公奏聞上爲之嘉嘆因共薦兄謂如此等
人不應使沈州縣請以中都官處之適左帑吏有巨蠹
旣正典刑以兄監都門相謂兄曰是何足慰子特不欲
使子捨祿而遲次也旣就職潤色成法隨請于上積弊
寢銷在法譏訶出入得其過失者賞有差故雖名同事

而偵伺甚嚴或成仇隙兄曰吾儕爲國主藏任責匪輕
各謹攸司錫亦不願得此賞也由是相處甚歡而事益
集南庫闕官朝旨命兄兼攝兄視寶貨品目至繁而位
置紛糅躬督帑吏彙分之各得其所列屋有定數而總
其凡于籍標識粲然未幾上忽遣中使臨視兄執籍取
物如探諸囊使無以返命卽取屋角敝繒將封以歸奏
官吏失色兄徐曰是非軍衣所需蓋哀以備賜花等用
數實若干籍具在也神氣湛然使無以詰尚書張公津
曰某號典領初不得親臨胥輩又不任事微君吾其殆

乎張公由此受賞兄不屑也任滿主管都茶場會子庫關陞右從政郎上方留意楮幣兄服勤其中纖悉明備凡事皆立成規吏不得搖手日造萬紙無不精好一日謁丞相曾公有同僚力言省罷之便兄立其後具聞之僚顧見兄踧踖而退兄亦不之辯果罷已又進謁曰相君曰國家賴楮幣以資用度今罷已何敢復言然度必復于後吏曹失業散之四方他日恐難遽集況作僞者他皆可爲惟貫百例不能亂真故多敗此曹無聊若冒爲之智者不察也願擇可用者分隸官司使得以自活

丞相日子不謀身而遠慮及此卽白于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尙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爲真職最清簡靖共自守垂滿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素以兄爲可用力薦上前丞相趙公又舉鎮江獄事贊之曰奏曰是時虞某卽欲處以職事官今丞相雖知之尙避鄉曲之嫌未敢遽言上曰朕猶記向時事信可用豈應顧小嫌耶遂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以薦章及格改宣教郎時方修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專降旨揮五千餘項立條一千三百繼又編類海行法兄夙夜疚心筆削損益多

出其手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對首誦主上孝儉之德
上曰朕之卽位卿預觀否對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
朝列冬至正旦親見陛下拜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
上顧而笑再奏請明詔有司議立科曰凡是則是倣有
一于此者令郡國察舉以聞擇其尤者尊顯以風厲天
下孝者舉則忠臣可以求廉者進則賊吏不必治又論
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間有牴牾重加審核雖已出于睿
斷修定新書止緣頒降尚遲州縣無所依據胥吏因得
爲姦反致淹延獄訟欲望頒行使得遵守續有陳請自

編別敕仍下諸道且用舊法理斷免致因循待報遷太
府寺丞又以輪對論紹興和買事謂會稽一郡賦額最
重然經界之初物力及四萬錢者始敷一絹今乃半之
旣無物力之增徒有科敷之倍止緣下戶舊與免科聖
朝優恤之恩反爲豪戶欺隱之地上焉者財力豐裕與
吏爲市莫可究尋盡以本戶之田析以占籍五等分立
砧基多至百本卻致中產之家和買歲增偏重已甚乞
以產錢均敷不復更問等第議者必曰始科不及下戶
蓋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大不然今名爲下戶者實

富室也真是貧乏十無二三若仍舊貫不爲更張則必盡歸五等之籍無復可敷之絹矣又言身丁錢者皆出于下戶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爲絹若干與和買絹數合爲歲額止以產錢均開上戶雖就和買敷身丁而和買之數則頓減下戶雖就身丁敷和買而身丁之免則甚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官賦所入無虧鈔書仍以和買身丁爲名用防異時重疊倍敷之患若有丁無產之民則又可以全免而爲太平之氓矣上褒嘉再四且曰卿所陳利害甚明朕卽爲差漕臣與郡守同共措置又論左

帑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吝具有科條物貨權出勢不能免此等旣非正支止是私置文記遇出卽注纔入卽銷雖有據憑終難檢柅萬一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無姦弊欲從外府印給二簿付都中兩門專記權出之物門者以時拘收太府每季稽攷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卽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宣諭宰執天語甚寵兄前後再對所陳九事皆蒙睿獎今錄其施行于時與其最著者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又天下之平固所當謹兄尤恪意從事謂天獄追逮非他處比一夫所向閭里

驚搖每見吏牘必詳究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卿長而行之既至則躬日之力親加聽察苟無用拘留則亟去之或先有案卷者豫審事節一問卽得故囚之宿于獄者甚寡拷掠尤稀闊視之如傷情實俱露而猶爲度隱者僅施十數囚徒至前未嘗厲威以臨之斥退吏卒使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孺子深以驚迫爲戒適有大獄三數皆曖昧翻覆最爲難事兄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爲勢力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鬪訟例送寺中是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愈深士大夫則

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爲初官時能決詔獄者久之熟見兄官業咸謂未之見也兄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交代奉祠有旨趣行不俟臨遣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更旱潦之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邦逋負動以千萬督責交至以郡計訪察屬具訴煎熬困急之狀先是曹掾筦庫之官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又旁午于道日不暇給兄曰郡尚可爲也何亟如是悉使歸之一跡不留也諸邑旣已肅然然後使來受要束盡取財賦本末審緩急之序

與夫當蠲而未蠲已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七八日朝暮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凡可蠲者落筆掃盡其他或爲之倚閣或爲之分限其應輸者皆指期至郡倅貳以下爭以爲不可兄不爲變邑無官吏之擾又罷無名之斂期會寬而信欣然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歷緘以紫囊公文之外守宰欲有所言親題歷上不時往還吏不得預聞其間脈絡貫通了無壅滯文移簡寡上下安便及期無一金之負寮吏聳服郡始少蘓矣木棧出于歙郡由城下以趨錢塘郡帑賴此以濟比歲苛取

商賈不通兄爲之簡節疎目按舊額而寡取之會計甫畢牙僧一爲保識卽縱之順流而下賈人更相告語來者益衆以故三閱月而錢之入大農者踰十萬緡曾不倍征也版曹漕司差官相踵至則與之道其所以然甚悉又隨所索而應之相與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幾何時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譽益彰民訟多据案親決各適其平受責者亦無辭舉手加額稱誦神明者相屬也外邑番訴問取其甚者自處之必窮其情狀而抑彊扶弱不爲已甚有訴喪衣囊于津亭者期以備時

必獲已而果然學校頽圯所未暇及兄爲之區處表裏一新像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或以疑事來諭從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近厚爲先務近城木場苦于潦水築墻則善隕插籬則易壞或以請兄應聲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爲難及大率迎刃而解庭無留事馭吏接物處傳賓廡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然愁歎之聲化爲謳吟傍郡之訴于監司者亦求直于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慈父設

祭于道者相望巷哭以送之在官僅八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此戶部侍郎曾公逮當今吏師謂人曰試郡而辦事者有之若樓嚴州爲政平靜百廢具舉雖老于治民者未易過也旣歸追慕摧割不可解于心力貧謀葬顏色深墨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未遠也闋七日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歿嗚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子男三人深滌深女一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蔣綸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奉化縣龍潭正議先生之墓左

澡錄兄行事以告于鑰與之相抱持而哭語之曰吾尚
忍言哉子之所不知者吾爲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
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容物或
學不能以自將恃氣而兀傲矜敏而怠惰察以爲明嚴
而近刻爲己而嗜進計利以自豐者間有未免惟兄器
度恢洪莫見涯涘受人之觸傍觀爲之憤怒而辭色不
少異朋友同寮所閱多矣無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幾
無暇日而學問不倦尤好說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漕
臺卒困于南宮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對客作書真行俱

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見徐公競作篆心顧好之下
筆輒工好事者爭求扁榜流傳甚多晚更斂制稍尋斯
冰之體近方攷證說文仍集張氏復古與鍾鼎遺文從
韻疇分欲爲一書竟不就餞別慶賀間爲詩詞皆清新
切當壓倒坐人此其見于外者至涵養饜飫增益德性
委運自適則又其所安也和氣薰然無貴賤長少與之
盡禮人有所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傾身以應之或
就之謀事先究情實能道人胷中之欲言者爲之致曲
不翅己事人亦感其誠而許之故率能如請者之意濟

則如身得之喜否則介介若有失焉蓋其資性篤厚雅
存濟物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爲不可學遇
有不可亦必曲爲言其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亦不以
爲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葺船居旅次容
膝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思橫出人取以爲法終
日矻矻有古人運甓之志每曰勤則不匱一有自惰則
不足以立身矣人之情僞絲髮不能逃而自晦其明含
垢匿瑕如弗聞者動有規矧不以己長望人人有弗及
率歸于恕徊翔莞庫知己滿前不一登權貴人之門昔

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兄爲近之心計有餘使
之利析秋毫有不足道而疎財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
無告者時推以濟其須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無虛
日間遇士子就試親賓空集兄豫爲館穀之計帷帳器
用咸備手行觴豆彌月無倦色少閒又問勞其乏絕商
摧文義人人自以爲親己婦家寤寐輟衣食之資以助
之外舅姑之喪必葬皆兄爲之存歿無憾再從弟鏞幼
孤求師在所兄曰是吾叔父之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
年遂入上庠東陽有族子曰溥以窮來歸兄育其數口

又爲謀資身之策温飽至今少游西安與張元晦汝明厚善乙未張赴省闈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工而久不售者正坐用意太深爲取前三年程文數十通使熟觀之曰是未必勝于子惟以筆端無滯礙耳張爽然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旣在選謂所親曰吾霑一第益友之賜也其于故舊類此嗚呼在私門爲亢宗之子在公家爲有川之才德之感人者深惠之及物者廣況復容貌頗偉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爲時聞人而止于此是可痛也故斂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耄穉皆相

向慟哭搏膺盡哀傳聞訃音交相驚悼久而後信之至今弔者尙未絕也兄亦自度抱負不凡抗志闕遠紹興和買之請旣行郡民間之無不鼓舞且曰不知是何官來惠吾州耶帥奏催科方急未易遽改上尤注意令候省限滿日取旨近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僅能蠲減殯宮及寺觀撥賜無名之額終未能盡如兄之言兄深惜上意之未究益訪利害期申言之而無及矣兄之齋志于地下何止此哉嗚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丹丘星馳護喪治葬撫孤甚有恩意第八弟鏊之生先

公以多男子之故命兄育之撫愛如子以至成人澡之居喪鏃實同力以報焉方伯氏之亡而諸弟尚幼每與鑰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鑰自度才具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意以佐其傍處家從宦更爲勉勵欲寡其過以毋貽親憂官敕局丞外府適相後先連簷以居並轡以趨非敢以爲榮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誠人間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歸拜壽壬寅屬疾又同時省侍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輔郡奉雙親西上鄉曲艷其盛丞相史公魏公率里之士夫大合樂以送

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爲郡之勞而使家人女子極奉親之歡躬調旨甘又間以政事施設具言于庭闈以請益甚適也不幸天禍我家先公棄諸孤兄號慕深切大事未涯百口仰給憂苦鬱結以殞其身天平哀哉游宦許久不足以餬其口生事日廢幸能以器業自奮改秩纔四年而得郡紱卒不及澤其子竟何爲哉竟何爲哉今日之事固有能言之者豈真有定數不可逃耶世言陰德隱行有益壽之理未問兄之平生以棘寺數月治獄平允之心嚴陵一時臨民循良之效亦宜得祐于神明

而大禍之餘復不自免禍善禍淫豈又有時差耶不可
 曉也垂白之母晝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門戶
 責任之重以兄當之猶懼不能勝鑰何以堪之嗚呼不
 可活矣與澡等忍死以圖竈窆之事又雪涕以書此或
 曰子之志雖切詞不亦太繁乎論泣曰吾兄之亡斷吾
 手足不足以喻其痛且重悲夫人品才氣如此而不得
 顯于川特書屢書猶未能形容大槩以寫吾之悲也吾
 暇文乎哉乃長號授澡而使之求銘焉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五

攻媿集卷八十六

宋

樓

鑰

撰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世將華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妣李氏封淑人

贈商國夫人

祖令諱武略大夫贈太師益國公妣劉氏封宜人贈齊

國夫人

父子偁左朝請郎秘閣修撰贈皇兄太師中書令追封

秀王謚安僖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貫玉牒所諱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狀

鑰仰惟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累聖家法相守一道本支繁衍日熾而昌親睦九族恩禮隆備真足以度越千古恭攷國史開國以來屬近行尊貴窮人爵富溢萬鍾不知幾人然皆生長宮邸專奉朝請雖威望彰明有如周王亦未嘗著民庸于外自熙寧間稍就外補才業淺顯各以所長自見爲世豪英代不乏人曾未有位極人臣出處繫海內重輕者若夫歷事四朝寵光赫奕

以間平之賢躬曾閱之行出爲龔黃之政入有旦奭之望兼是數者而又壽考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四十餘年間其惟崇憲靖王乎鑰四掌玉牒嘗攷福國公藝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爲秀州嘉興縣丞孝宗寔生于官舍安僖生不及進用歿有追封賜諡之寵尋又築祠堂于行在所建園廟于瑩域如濮安懿王故事又升秀州爲嘉興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子也安僖被服儒雅山舍選擢宣和元年貢士第交游皆一時名公王在髫齡有成人風安僖肅重客必命王

侍植立拱聽長而彌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似之
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少已不凡矣
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三年安僖薨王號慟
哀毀見者隕涕有旨令秀州應辦王傾橐以襄事一毫
不取于公家十八年授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苦多
盜王周行境內以五家爲甲一家警盜則四家應之一
家容姦則四家同坐盜無所容焉有鹽鐵塘自金山海
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淤塞鹽運不通王建議疏
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喪以承重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

司法參軍既至會常平帑廩事發興獄逮繫甚衆守將
案前政王請寬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劾吏竄
則亡失者不可復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
也代者得以保全尋爲補足有囚當死王疑而爭之守
是獄掾觀望者隨靡土辯愈力後加詳讞罪止流役戚
方出戍道郡境津險而梁敝檄郡爲枵筏期會迫甚郡
以屬王且行且謀凡官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
度廣狹材旣周用馳詣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筏材
已具役民恐不及事又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

可立辦也方既樂從王臨視優犒士卒競勸甫畢而師至民不知役守益歎服三十年孝宗自普安郡王爲皇子封建王是冬以舉主循從政郎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未赴特改宣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內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舉擢敷文閣待制二年秋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將入城囊土塞門補苴罅漏水殆及女垣不爾則民幾爲魚矣細民多以鬻鹽抵罪王深念之諭巡尉使嚴譏邏獲鹽則歸

之官而縱其人獄訟爲之衰息而歲課自若也以治行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敵再犯邊嚴海道之備傳檄不絕驚譌訥訥王命邀郵筒于遠郊密受以入民始晏然乾道元年歲大歉飢民麇至分處寺觀發廩振救多所全活真里富國大商死于城下囊齋巨萬吏請沒入王曰遠人不幸至此忍因以爲利乎爲具棺斂屬其徒護喪以歸明年戎酋致謝曰吾國貴近亡沒尙籍其家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來者且言死商之家盡捐所歸之貲建三浮屠繪王像以祈壽島

夷傳聞無不感悅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
六月以獲海寇功陞敷文閣直學士二年冬以邦人舉
留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定海有沈窖湖豪右侵築民
失其利開浚復舊蓄泄以時規模宏固抵今賴之又有
茅砧磯與慈谿接畛定海居上流旱則足以溉灌水則
以慈谿爲壑紛爭久不定王以帥事行縣親視其宜俾
浚舊溝溝成兩邑皆利而爭者息矣三年秀王夫人寢
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旣遭內艱擗踊攀號絕而復蘇
溢米不入于口喪行邦人擁道送之面色深墨哀動行

路四方賻禮日至自以俸餘足以終大事悉辭之五年
服除八月再知明州下車謁先聖顧瞻學宮頽敝大出
緡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一堂以至齋舍
門廡爲之一新增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以酒醴勸之
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學舍閑以規矩與生員同後多
修飾取科級者于是相與立生祠于東序制司水軍舊
屯于城外之江東時得旨移定海軍于平江之許浦王
請于朝謂定海控扼之衝不可撤備移制司軍以實之
增葺舊營度容萬竈又造鎧甲器械甚備璽書褒焉歸

正揀汰軍士來者無所歸王爲度地城隅爲屋數十楹以處之頃歲膠西大捷之後海波不驚而降者言始謀本欲直犯吾境或譌傳連結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戰艦嚴閱習以張軍聲遣郡人徐德榮覘之得要領以歸遂寬東顧之憂六年陞學士海寇葛叻張甚王以方略授將佐每遇必勝王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逆順禍福遂降羅拜于庭股栗莫敢仰視王爲卻兵衛霽威嚴以問始末明感泣悔懼願自效又進其黨詰之其脅從者縱使復業寮屬謂明之罪不可貸且恐其飽則颺

去王曰旣懷來之反其鋒以爲用餘孽不足平也奏請授以官有以佚罰爲言者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日何以使人遂補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爲難制遣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爲一也明感恩盡力德技窮亦從招服明年王以此轉一官願以分及將士復請以德爲裨將自是賊之巢穴虛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姦黨破散海道一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顯謨閣學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也歲饑糴價翔踊王曰此富者閉糴以幸災治之則益

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糴于浙西閉糴者計窮爭先出糴米舟尋亦踵至其價大平饑而不害官無一金之失而行者又得其利王之慮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政尚中和寬猛相濟平易近民千里安之禮遇寮案人樂爲用兩造在庭必据案究其情實多勸諭使平之其抵于罪率從未減平反死囚至數十百人嘗獲鑄銅者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耶人與錢二萬使易業碎其器而書姓名于籍後犯決不貸也亦無敢再犯者每日節用愛人不易之道與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

若量入爲出以求裕乎不飾廚傳不事包苴鄰郡交餽盡歸公帑行之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斂不及民以郡之西湖爲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石于側刻採捕之禁待遇賓客不爲豪侈而尊俎風流恩意周洽寓公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也自以久去松楸屢求閒退雖優詔狎至而歸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得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去郡之日貴賤耄穉攀轅挽留出境不絕三年積官至朝奉大夫二月換授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九

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九年九月充明堂大禮橋道頓遞使至是始見孝宗天顏感動清問款密王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朝于德壽宮高皇喜曰久欲見卿撫勞甚至禮成加少保封滎陽郡王高皇曰吾欲自見篤睦之恩賜以玉帶十二年充郊祀別廟亞獻十四年高宗登遐王奔赴見孝宗于素幄龍輜啓塗事大體重詔充總護使十五年六月加少傅八月充明堂禮頓使十六年二月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興元年三月詔入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第于安僖祠堂之側

屢欲奉孝宗幸祠第王力辭憲聖慈烈皇后賜水月園堂曰瀛燕亭曰玉林湖州私第中又有堂曰慶遠圃曰小隱樓曰溪山勝槩扁榜皆三朝宸翰也紹熙中憲聖洎孝宗光宗皆同中闈屢嘗臨幸光賁林壑詔益其地竝湖爲複閣有司旣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又固辭焉每侍清燕之間兩宮皆待以家人禮王執禮愈恭語不輕發一日孝宗宴私隆洽不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遜避良久徐奏臣老矣不復記省問至再三終不敢言孝宗笑曰何太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

宴于北宮之靜齋孝宗曰近者元夕簫鼓之聲不絕斯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戒太盛爲之惕然是夕不飲酒僅啜一盃湯而已大抵人君不可不事節省若肆意所爲將何所不至王對曰陛下兢業如此雖堯舜無以過自古人君誠能不溺于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起孝宗深然之二年六月判大宗正事宗司任法太過天族固賴以整肅而頗虧親睦之意王處以平恕厲以廉恥鮮犯令者每言要當先教導而後齊之嘗建議別立宗學月書季放以教天下之宗子請出餘祿以助贍

給又以減宮廟員闕之多請復增數以優之事雖不行識者韙之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大宗正事七月主上登極加皇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充明堂亞獻詔加兩鎮于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充永阜陵殯宮禮儀使慶元元年以復土拜中書令王以曠典五辭御筆答曰遜避莫回勉從所請可別議褒崇之禮乃詔贊拜不名嘉泰改元賜第爲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廟二年春趣召賜肩輿至殿門令子孫扶掖命有司復營舊邸四月王丐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遺奏訃聞上震

悼輟視朝三日贈贈加厚賜棺含以蟬冠朝服斂遣內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吳思忠等五人護喪設祭之文甚寵曰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繩百世其昌巖巖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濯祥麟玉質金相允文孝宗則友其兄召繇外藩賜第于京迺分茅社于彼滎陽赤旂金節綯爛綬章文考念功曰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履是荒太師維垣袞衣煌煌爰暨冲人應龍初翔宣力百爲調娛多方予嘉乃勲臚句不名紫微是令遜避勿違貴極愈謙年耄益莊踰七望八

熾昌壽臧子侍孫攜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強謂當百年鎮此宗盟不遠伊邇降此弗祥維大父行生死哀榮王實無憾典刑云亡緘辭往奠寄哀一觴又遣太常博士錢易直等輟祭于都門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釐列邸隱然維城天胡忍予殲此老成爰飭邦典命使以行遙致奠尊以賁泉扃爰以量幣清酌齊牲粢盛庶品用薦哀誠十一月癸卯諸孤奉王之喪葬于烏程縣永新鄉成山之原王娶安德帝姬之女信安郡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駙馬都尉邦光寔徽宗皇帝

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
夙有懿範媿德娠賢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以王之襄奉哀
毀而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諡恭榮次師揆檢校少
保奉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兼秀安僖王園令次師
垂定江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稷蚤亡次師尚深
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先五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追
封信國公次師禹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臯
保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岳朝奉郎新權發遣

通州軍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次
師貢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事師岳師彌師貢俱得
旨除直秘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主適故朝議大夫
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鄭嗣宗蚤亡次永嘉郡主適故
宣教郎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張似續次新安郡
主適朝奉郎直秘閣新權發遣高郵軍事史彌堅孫男
二十四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希明承
議郎新權發遣黃州軍州事希遠通直郎添差通判慶
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權通判衢州軍州事希永

武翼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湖州駐劄希顏故
儒林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希行故將仕郎希古武翼
郎特差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純奉
議郎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閔右千牛衛將軍權主
奉秀安僖王祠事希忼右千牛衛將軍希訃太子右監
門率府率權充秀安僖王園令希澄忠翊郎特添差兩
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希栞承事郎新差監
臨安府糧料院希謔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希呂忠翊郎
希忛成忠郎希復忠翊郎希邛承事郎餘五人未賜名

補官孫女十人長永康縣主適通直郎知江陰軍江陰
縣事胡元卿次適承務郎特改添差監兩浙轉運司造
船場范莘次適保義郎新差幹辦御前中佐軍頭引見
司吳璞次適從仕郎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林燮次適
承事郎特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韓杞次適承節郎新
差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吳琪餘未行曾孫九人
未賜名補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適文林郎特改添差婺
州觀察推官沈煜餘尚幼嗚呼杜甫謂汝陽王爲真天
人鑰謂崇王天人也其生也秀王夫人夢彩仗傳呼導

朱袍而冕者直至寢所奏鈞天之樂既覺聲猶在耳免乳之際香霧滿室終日方散及爲安僖卜宅兆銜哀走數百里惟烏程之菁山最佳卜之而食然念力不能致裴回其處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矍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卜之地以售今寢園是也方丞郡時居湖心僧舍夢有形狀獐異而繡衣者乘小舟環繞數四訶問之則曰公他日當爲地主故巡護爾旣爲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召公者過小橋人之憔悴與支體不具者紛紛求拯援甚哀尋見所

召者曰適所見得無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願庇之唯而覺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如夢所見而道旁藁葬纍纍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望我耶悉爲掩瘞之晚嘗率鄉人禱雨道士伏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嶠岬久之瞑而不跌頃之語人曰適覺神遊帝所以閔雨告帝旣許我矣翌日膏雨如注闔境告足翰林學士洪公邁載于夷堅志尤詳神異之事固爲難言如王之交于神皆明白而又有驗于後故屬續之日起處如平時夜尙觀書甫二鼓始覺體中有異集子孫告之曰時至

矣了無怛化殆仙去矣嗚呼王真天人也王風姿秀挺襟度粹夷忠孝誠篤恭儉謙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學善持論春秋二丁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塾率子孫拜之四十年未嘗廢每日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盡又喜誦孟子間舉二書之疑與客反覆論辯又撫其旨而爲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可求非道則不處又旁取釋老二家而爲之說曰愛欲煩惱對治法門又曰願有情皆得度無情保長生書之坐隅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廣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爲

之辭幾數百言王書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之川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旨要在此奚俟多言其人愕而退蓋其所存者如此喜玩法書字畫溫秀如其爲人賦詠賡酬愈出愈新多記詩詞筆端富麗棊品甚高皆其餘事居閑則以此自娛也寬厚有餘事秀王夫人尤謹迎養在官退食娛侍夫人必勉以恕服膺慈訓不嚴而治未嘗案一寮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以躬督人舟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步亦悔之後其子將丞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待我之淺也終爲

剡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申天天無疾言遽色侍側
勝冠者衆童州紛如也皆假之色辭第戒以謹守儒素
下至臧獲未嘗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
節公于山間先屏騶閔及門下車趨就賓廡吳興太守
旦日拜表僅畢而謁已入矣賓客至前少賤亦爲之加
禮總角朋游雖寒左皆能記憶至錄其小字以示不忘
鄉人爲真率之集以勢位遼絕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
也竟與之周旋自奉至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襦用
布浣濯紉補不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詹事王公十

朋爲守歎曰某起書生築屋尚窮事力意邸第必極輪
奐之美今見之使人媿歎親舊之貧者月有廩給嫁娶
病故隨高下濟之雨雪日久則令人走閭里賑施嬰孩
遺棄則募乳者收育之蓋用之以義者則所不吝也鑰
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晚預班綴時得進拜眷撫有加焉
王在朝端山立玉色貂蟬寶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
已增重朝廷紹熙末年往來兩宮調虞密勿若不動聲
色而外廷屬目倚王以爲重造却從容多有獻替一語
不露于人或有以傳聞求質者但曰無之故莫得聞焉

此鑰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加恩兩鎮拜中令三制
皆忝視草迨丐外而歸隆暑中訪別于官舍屏居海角
不敢以姓名入脩門王賜之書且致酒殺之饋若施于
敵己者銘于心不敢忘也王之訃聞識不識皆有殄瘁
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弔葬既不及爲執
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王之諸子自少保而
下遠寄事實俾狀王之行將以求墓隧之碑鑰不佞竊
惟王之抱負非淺陋者所能究識爰自建節之後富貴
逼人名位日尊而所蘊自是無由表見于外人但見其

養威重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本不必書王自少
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能善始以終爲一代
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此故亦不得而略也
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氏以備採擇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六

攻媿集卷八十七

宋

樓

鑰

撰

行狀

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贈太師王公行

曾祖本累贈太師魯國公妣陳氏贈魯國夫人

祖登故任承議郎累贈太師魏國公妣陳氏贈魏國夫

人

父師德故任宣義郎累贈太師楚國公妣時氏封魏國

太夫人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王公諱淮字季海年六十有四狀

王氏系出太原五季避地至婺居義烏之鳳林後徙金華遂占名數八世爲儒至魯公守道自晦始闢家塾延名士以訓子孫政和二年魏公以科第起家知潭州湘潭縣是生四子次曰師心繼踵世科仕爲吏部尚書終顯謨閣學士其幼卽楚公也侗有大志義風爲鄉里所敬故翰林學士何公溥志其墓公生于靖康元年六

月七日幼穎悟粹溫凝遠寡言正色顧瞻步趨率有彝度力學善屬文紹興十五年由漕薦擢進士科調左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公振一見卽以公輔期之郡事多委公裁決捕盜應格不就二十三年秩滿循左從政郎蕭公帥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諸公爭欲羅致公曰受蕭公深知故奉親爲萬里行詎爲利祿計耶旣歸授國子監書庫官改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二十七年爲省試點檢試卷官知舉湯公鵬舉薦除樞密院編修官冬兼檢詳諸房文字二十八年改左宣教郎八月爲

祕書省校書郎二十九年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既入館
屏遠人事益讀未見書假休亦入抵幕始歸一時名臣
汪公應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陳公俊卿劉公珙雅相器
重三十年再攷省試知舉朱公倬尤知公詔舉臺察薦
公及史虞劉四人四月擢監察御史六月遷右正言首
論大臣矜勢以養尊小臣持味以遂私二三執政以括
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朝廷以正百官體貌大
臣勿假以權刑賞黜陟之柄一聽于上使號令無紛更
官吏無數易則其他將不革而自去上欣然嘉納公自

以不世之遇論事益切其大者論時宰初無素望偶中
科目權臣引之要途致位公宰竊弄威權動循覆轍假
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既罷政又論其植黨
營私懷諛迷國竟鑄其職又論大將劉寶之在鎮江私
殖貨財陰交權倖方命培克之罪而罷之此外遇事必
言言之必盡時高宗更化之初興滯補弊公所言無非
經綸要務嘗謂道揆正于上則法守明于下乃者用事
之臣持己私以專國柄四方奏請有送部勘當看詳措
置之類當處以無心總要聽成以詔廢置而已今乃均

是事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法而有元降續降之別
情法不相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
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于本部成法卽無所礙變舊章
而惑觀聽有可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欲望明詔大臣令
各以成法來上盡去宿弊或依違遷就則坐以違制御
筆令三省六曹遵守此實公之相業也眷遇日隆且將
太用三十一年正月轉左奉議郎四月丁楚國憂上聞
之惻然因諫議大夫何公溥入對就令傳旨慰問亟有
金緡之賜隆興元年服除孝宗勵精政事妙選部使者

是冬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除科鹽之宿
弊洗滯訟之冤枉治最上聞乾道改元召赴行在陳責
難之說必欲致君子堯舜又奏監司郡守數易及內治
外治之策尤詳上皆賞歎且曰卿居言責有補治體四
月除秘書少監又以公端厚誠懇五月兼皇子恭王府
直講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幾皇孫降生申乞檢照
典故有沮之者與外任三年閏七月轉左承議郎十二
月起知江州四年奏事改建寧府仍舊職對祥曦殿陳
擇將備器簡兵足食四事又言差役關征賦籍權酷水

早義倉典獄御軍之要既赴鎮人熟公仁厚炷香以迎
莅政尤以慈祥清簡崇風教務節儉爲先明年就遷轉
運副使尋有召命言者尼之公亦力辭而止始建谿用
浮梁潦水則撤去行者告病公命以石爲之既去而橋
成榜曰平政生爲立祠八月轉左朝奉郎六年六月改
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入奏閩中利病及建劍汀邵
上供銀悉施行之奏事畢上令一至東宮皇太子以師
儒之重加以拜禮公于詳讞之際尤切哀矜直欲使無
一人之獄又切戒豫借折帛之擾冬轉左朝散郎七年

天申節上壽奏浙右水災欲令許浦水軍任疏鑿之役
又言州郡任情或以輕罪編置失太宗奉法除姦之戒
賜田之家或取民間已佃之田所當禁止縣之推吏當
行重祿盜販權貨配隸加詳上曰議論切當朕所簡注
八年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十二月兼權中書舍人九年
閏正月兼權吏部侍郎二月兼太子左庶子四月兼權
直學士院七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論軍興以
來上下相沿事干機速則先施行而後書押朝臣除授
亦有先次供職者望申舊制正救于未行使天下不見

其過九月兼侍講十二月兼太子詹事轉左朝請郎封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淳熙元年陳覺民非隨龍而援例轉兩官龍大淵已致仕而越例求恩數執政罪罷而猶除資政殿皆封還之訓詞深厚得王言之體十二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依舊太子詹事二年知禮部貢舉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進擢張說罷樞密除太尉在京宮觀力陳其不可竟奉外祠三月以東宮講易徹章轉朝奉大夫四月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公在禁林晝接夜對

退不以語家人無得而傳焉閏九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爵開國伯公懇辭上謂卿存心至誠學有淵源及倚用之意且戒以推誠待遇將帥同濟國事有曰人臣須是徇公不當邀權古人有願公無權之說又嘗曰樞密每事詳審有未合法度處必將上理會甚善朕亦從容多暇又稱遇事無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四川制置使范公成大奏郭鈞馭眾無術幾致生變命龍雱體究上曰成大所陳則鈞之罪大考條奏亦有不然者公奏雱謂其留心軍務但繩治弛墮甚嚴乃是稱

其所長然謂僻于自用剋剝侵漁勢不可復留因薦可代者六人又奏江西捕茶寇真是有功行賞太濫卻須核實此皆大節目也其他應酬邊事如湖北之夷人占城之劫掠皆因事制宜隨印帖息高宗慶壽奉上尊號爲篆寶官進爵東陽郡開國侯三年申議使湯邦彥使回上怒金人無禮公奏天下爲度惟當講自治之策以待之四月國史日歷書成轉朝散大夫八月授中大夫除同知樞密院事上又稱公盡公無私裨益爲多簽書樞密院事趙公雄留身奏事上又語之曰王某難得卿

宜同寅協恭僭人姚明敷已就禽而率逢原擅入多殺文州蕃部漸就安業而李昌祖誘殺降人公皆謂不足爲武徒傷好生之德上皆令體究責罰上言中宮躬儉誠信太子溫恭儉薄本朝后妃多賢朕自以爲幸所少者則是功業未成公奏功業雖中主可成齊家治國非上聖莫能及上曰然德行爲本功業次之嘗宣諭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退將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閱批出然後施行旣免專擅之嫌且無遷令之患參知政事李公彥穎奏曰此光武以吏事責三公之道

也公奏唐制宰相奏事止是口奏曲折或賜茶而退卽作聖旨施行國初范質等係前代舊人懷不自安始日具事目進呈退就殿廡批旨然後上馬今若再經審閱然後付外則事無過舉人無可議亦保全大臣之一端也翌日又命進擬仍注鄉貫于臣寮姓名之下公謂除授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耶不敢以鄉曲故舊而廢苟曰非才亦不當以己私而庇之上曰善郊祀充儀仗使禮成進爵開國公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時宰席久虛公與李公同行相事五年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拜

大中大夫樞密使公在右府憂邊思職約束諸軍擅差白身人任職事揀汰筋力未衰屯駐離軍人改陞等爲合入差遣禁黎州所部邀功生事撫存草羌山招到作過人措置歸正添差員闕及冒名承代之弊安邊鄙以懷遠人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郴寇陳峒李接之變淮陰劫寇等公應酬羽書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毫釐不差又嘗顧簽書樞密院事錢公良臣曰王某臨事至公遇事不曾放下卿宜協贊又曰向來大臣不知兵所以用兵多無成功今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憂錢

公亦語公曰近郭棣嘗云蒙宣諭王樞使在西府數年不曾錯了一事六年四月日歷書成轉通議大夫八月會要書成轉通奉大夫九月明堂充禮儀使或請主兵官置親軍者宰執謂主帥不可無此如韓世忠置背嵬卒能成功上欲令三衙建康主帥相度聞奏公獨曰若令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恐內有肘腋之虞外有尾犬不掉之患世忠等輩當艱難日握兵于外置背嵬等軍以募死士今無事而置此他軍必謂主帥自有私人不肯爲用又請受賞給勢須加厚怨望日生萬一有警

使之擇勇敢出死力亦何不可上曰卿任腹心之寄長慮卻顧如此真善謀者也嘗論立賢無方而或言閩人不可用者公謂固有章子厚呂惠卿蔡京蔡卞然曾公亮蘇頌蔡襄陳襄亦閩人也江浙固多名臣亦有王欽若丁謂輩顧人主所以用之如何爾上極以爲然七年八月詔公今後垂拱殿及後殿奏事並免宣名賜宴隱秀上曰朕比來臨事未嘗苟且近欲按軍法誅成光延等王樞使言平常寇賞格比北寇戰功減半議罰亦宜如此朕釋然而悟稱獎久之公復奏曰敗軍之將罪固

當戮聖恩溥博遂從寬宥臣何力之有十二月四朝正
史書成進正議大夫食邑實封滿萬戶封信國公公執
政累年謹守成憲執內降之難行者張說之子薦以水
教溺士卒褫官封還敘復詔命至于再三乃止守邊統
兵之官各當其才孝宗明見萬里公區處軍務率皆合
宜眷意益厚公歸美君上無一毫矜伐之色人望愈歸
之八年九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授光祿大夫封福國
公累月亢旱至是大雨露足人心團懌公奏事力辭上
曰卿直道自將知無不言朕所信用卿而不宜尚誰宜

者又曰卿等朕所倚信當盡言無憚公對曰有君如此
苟爲緘默豈不辜任用之意右丞相趙公雄罷政朝中
蜀士率有去意公曰若宰臣一出而引用之人相隨以
去是激之使爲黨也皆以次進遷于是始按堵矣大拜
之初好進者蟻附踰月無所更易或問之公曰此正奔
競之秋若驟爾陞黜非惟有駭觀瞻尤非平日所喜也
旱勢旣廣力贊荒政起李椿于休致以次對帥長沙知
南康朱熹擢浙東提舉以爲郡國之倡兩路出粟專濟
邊郡歸正之闕食者借貸二麥種子戒飭檢視官司甚

嚴孝宗遴選從臣皆出獨斷版曹闕貳俾公擇才因薦曾逮周嗣武皆從之尤見責任之意公爲閩漕時侍御史李處全嘗論公召命至是公謂處全久閒若不錄用將有私憾之嫌奏起知處州同列皆服公之仁朝士有論朋黨始聞五鬼七殤之目者上以爲問公曰此乃不得志者所爲示之以靜則無事矣金使魏正吉朝見執書未進公諭以禮而正吉郤行欲退公卽奏請皇帝還宮降旨別日引令館伴議之次日卒如儀而去樞密副都承旨王抃竊弄威柄招權納賄軍機邊事輒用白劄

子徑作得旨行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籍籍無敢斥言公憂之已久至此頗甚造膝極陳上始爲之動色旣而欣然開納曰非卿盡言朕不聞此當爲卿斥之後數日上又及之公奏近習弄權人主鮮不以此受謗一旦斥去中外無不服陛下之明斷旣而宣諭欲改用文臣公曰救弊之初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力薦蕭燧以待制爲之上嘗諭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欲如此今後有合處分事只與丞相議之上曰朕欲獎用直言以起治迫而好名之士至于以虛爲實毀譽亂真豈朕所望

公曰誠有此病然不可因噎廢食必欲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非獎用忠言不能濟也會章穎輪對上以爲言涉沽激全無根蒂自王蘭以言進用一傳而爲劉堯夫此後如周洎鄭建德輩妄肆臆說相師成風不少示以好惡則此風遂扇而章穎又有甚焉欲批與外任以卿前奏故留至今公奏頃以象緯失度陛下畏天求言搢紳當不諱之朝以言相高恥不相若雖入于激訐而不自知士風如此良亦可賀或加阻抑則有諱言之謗莫若獎其切于治道者好名無實置而不問以示

優容則自各安其分矣上稱善久之豐儲倉蠹弊上聞有司請窮治公奏將有不勝治者欠數雖多歷年亦深吏已隨所犯流配官則更易已多難以令見任人獨任其責上卽蠲之知夔州林栗奏譚汝翼之罪而汝翼亦伏闕訴陳有旨索案而栗繳回省劄上怒其擅格君命鑄秩罷之大理當汝翼死罪公以其與夷人殺傷略相當又詣闕聲冤欲貸命編管內地處以不死潛消姦宄之心又奏栗廉介有才學此亦無他上曰少俟復職除二廣監司恭涪忠萬饑公奏去歲荒政施行略備蜀遠

旱傷尤當賑卹乞就江陵及總所各撥萬斛以濟之職事官闕上令先及侍從薦舉人公拔其尤如羅黠陸九淵彭仲剛劉清之竝與職事官莫叔光趙鞏除刪定官武臣鄒詡乞大減任子之數以清冗官上付外集議公奏去郊尚遠姑令熟議若行之當自大臣始遂定宰相十人執政八人侍從六人卿監四人帶職員郎以上三人致仕遺表裁減有差上曰張大經說近日差除頗協人望亦欲卿知上又曰黃洽稱成都除留正甚當以得人爲賀朕諭以近日進擬莫非公道二人皆臺諫也公

奏聖主在上賢不肖較然稟受聖訓庶幾寡過敢不竭誠以圖報嘗因進擬宣諭曰選得甚當丞相于人物不苟如此公奏臣于人物恐不能盡記自有手記有繙閱十餘過而不得其人者何敢輕也九年七月爲明堂大禮使九月拜特進左丞相進封冀國公監修國史日歷提舉編修玉牒詳定一司敕令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士林誦之是日梁公克家拜右丞相同心輔政上益傾任之公首以用人爲己任以館職及郎官多闕欲召試

及選治郡高第者爲之于是薦召蔡戡謝師稷周頡尤
裘林杓鄭僑羅點鄭鏞等又以張杓傅淇徐詡王正己
京鏗等分爲監司一時翕然稱爲得人戶部申明赦文
蠲閣稅租之外其餘赦所不載者欲起催則浣饑方蘇
恐致重困公奏嘗令計之爲緡錢三十七萬有奇若朝
廷補其經費方可蠲放上慨然從之明堂訖事上以任
子減前郊幾半公奏仁宗時韓琦等減任子猶不免紛
紛陛下行之旣盡人情後效不止此也十年以太夫人
將八十久任機衡求退甚力上不許嘗欲行推排事公

謂同列曰非不知其利以臣寮所請而行猶或可緩若
作直旨則奉行過當利未及而害先之吾輩在此見民
所苦當如疾疢之在身可不救乎天長水害七十餘家
或謂不必以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
盜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因擬
周極安豐軍公奏跣弛之士緩急可用臨難不顧其身
小廉曲謹者未必能之平日愛惜人才正爲此耳對境
報金主歸上京所差人使權止一年公旣陳設備之詳
又謂接伴亦不須遣蓋彼旣止吾使之來亦難受彼之

使上意恐啓爭端已而敵又報使人更不差發上曰卿言乃驗于今豈非真廟謨哉十二年十一月爲郊祀大禮使高宗慶八十議典禮賞賚甚詳旣被命撰尊號冊文又爲禮儀使禮成轉兩官力辭恩許回授十三年三月象緯告異求解機政章四上不允九月公喪長子求去愈力天語開勉又不敢去國史院進四朝國史列傳秘書省會要爲禮儀使玉牒又進書力辭官進封魯國公十四年以旱又求去上一日以手札問樞密非古制晚唐不足法欲罷之人吏併歸三省公奏廟謨雄斷非

臣下所及未敢輕對乞少俟籌度已而晝度夜思基命之地軍中稟承號令習熟見聞一旦更張非所謂振士氣又批貞觀開元兵強天下其視唐末密院豈係輕重哉公又奏祖宗規模旣定難以輕改上令促擬指揮且曰此于兵將別無利害公奏唐之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權重不無疑貳故置監軍事從中覆後患其難制又建本兵之地謂之內樞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實收天下兵柄以制外重于軍中豈無利害與其行而中輟孰若小忍以待大業之定其事遂已高宗不豫公請依唐貞觀

四年典禮權不視朝以見不遑安之意逮升遐扈從于德壽宮門外一時典禮皆參畫成之充撰謚號冊文官及陵名廟號充上冊寶禮儀使公撰冊文號大手筆稱天定謚衆說競進高廟之號公力主其議及定永思陵名因山之役事緒非一皇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調護尤多兵部侍郎林栗乞增置遺補御筆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相當否密具奏來公復奏曰陛下方修廢官遴選在廷難逃聖鑑雖非臣所敢預知然二人資序才望實與官職相當上乃出命蓋孝宗無事

不與公議如此者非一謹著其大者公又以親年益高上章丐外議政復不苟同十五年高宗祔廟禮畢請益力五月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內殿朝辭褒諭勞勉至于再三退辭東宮慰撫尤厚宰執百官郊餞奉版輿還鄉極袞衣畫錦戲綵之盛又以便親求閒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明堂大禮加恩積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五千七百戶十六年歲旦詣鄉校講釋菜序拜之禮齒于韋布間二月光宗受內禪以詔書咨詢初政略曰卿曩以經術羽翼朕躬以德業股肱聖父周旋政地十

有四年凡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與夫因革損益之宜可
以裨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而行之公奉詔感泣遂奏
疏曰初詔求言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不遺舊臣復加特
詔臣受國恩至深至厚此而不言臣則有罪天下之事
莫難厥初歷陳盡孝懋德奉天敬民用八立政六事又
言高宗壽皇如堯舜而以禹處陛下又力言禹之所以
繼舜者以對有旨建節開府儀同三司會魏國薨候服
闋日降制公執喪孺慕悲泣無時不肯少近滋味仲秋
也使傳宣撫問賜內帑銀絹七百匹兩為賻公親具表

謝纔數日忽語諸子曰六十有八卦氣已盡而哀苦衰
病如此其能久乎主恩未報母葬未舉為恨耳遂乞休
致口授遺表戒子孫忠孝無一語及他前一月大星隕
于第至是神色不少變夜漏下一刻默然而薨寔八月
十二日也拜少保致仕遺表上聞兩宮震悼輟朝二日
贈少師賜銀絹一千匹兩親屬一人添差本路幹官以
護葬官其子若孫七人卹典甚備殄瘁之歎中外所同
紹熙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婺城之北十里許隆壽之
原紹熙二年贈太傅五年贈太師皆以諸子陞朝該大

禮恩也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溫州瑞安縣紳之女封冀國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八人長曰模通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樞朝散大夫新知岳州軍州事次曰機通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樸迪功郎次曰棟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次曰檝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次曰櫛朝散大夫新知辰州軍州事次曰栻修職郎新監台州支鹽倉模機樸皆先卒女三人長適故宣教郎通判平江軍府事姚穎餘皆蚤卒孫男十三人儼承奉郎儀倫俱承務郎億將仕郎備承奉郎脩承務郎侑仍承

奉郎倂偃壽信倓孫女十一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程秘次適將仕郎姚元特次適姚元哲次適從事郎信州貴溪縣主簿趙汝鏗次適將仕郎丁嗣延餘未行公神宇秀整雅有丰度清虛粹夷望之自是風塵表物加以問學邃深詞藻瞻麗蚤步清要輿望已屬中雖遭迥晚乃際遇孝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資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爲之志一時進用多趨事赴功之人淳熙以來益務內治選任儒雅厚重經遠好謀之士而公爲之稱首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國家左右相之下則

有參知政事右府則有使知樞密院同知簽書凡七府
公獨遍歷以主端揆近所未有也孝宗聰明果斷臨照
百官公以寬厚精深調娛萬務守法度行故事大綱小
紀持守無失取人才則先器識治民事則務優容理財
則不爲苛急論兵則尤極周密賞不遺勞而裁其濫刑
必當罪而歸于寬中外之官各當其職方內又安君相
儆戒上無驕盈之迹下無危溢之憂至今言治者必稱
淳熙之際焉天資謙謹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外人不
得而見其所薦進能盡其才而避遠名迹若不自已出

蓋有受恩而不自知者沖澹寡欲自奉至薄食不重味
衣至十年不易素不喜酒外物一無所好屏絕聲色之
奉一意篤學聚書數萬卷無所不觀雖機務叢委退坐
靜室飲食亦不釋卷夜則使子弟讀而聽之制誥尤有
體要一時文學之士皆出衡鑑上選詞臣必以密訪之
有詩文制草奏議四十卷藏于家聚族餘百口上奉慈
親旣極其誠敬友愛諸弟任子恩先以及之撫息遺孤
居無惰容家人不見喜愠之色不治生產門無雜賓功
總之慘素服盡禮皆當于古人中求之鑰不肖再點朝

行負丞太府忽有容臺博士之除上問班序反下若左
遷者公奏議禮之地最當擇人而近歲乃以序遷臣所
以爲此者欲重其選也鑰何足以當之有以見公知遇
之深雖以私諱不及就職至今不敢忘公之薨一紀鑰
之投閒亦久矣樞等以行狀爲屬將以上于太史氏仰
惟公之備道全美宏才遠業鑰何足以知之謹敘次爵
里履歷行實之大槩參以見聞而書之蓋公之爲善不
可勝書徒恐辭費又不敢以溢美也嗚呼高宗擢之言
路不及大用孝宗眷倚最久經綸未究而乞身以去光

宗以舊學之重待以爲政而公不勝喪矣此搢紳之所
重歎然自古稱君臣遇合之難而善始以終者尤爲罕
遇如公之受知累朝哀榮終始士之致身至此者有幾
亦可以無憾矣謹狀

攻媿集

卷八十七

三朱攸校

攻媿集卷八十七

